

30318

教科書文庫

3
820
41-1896
20000 68007

#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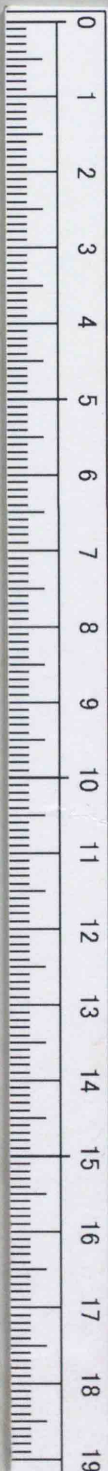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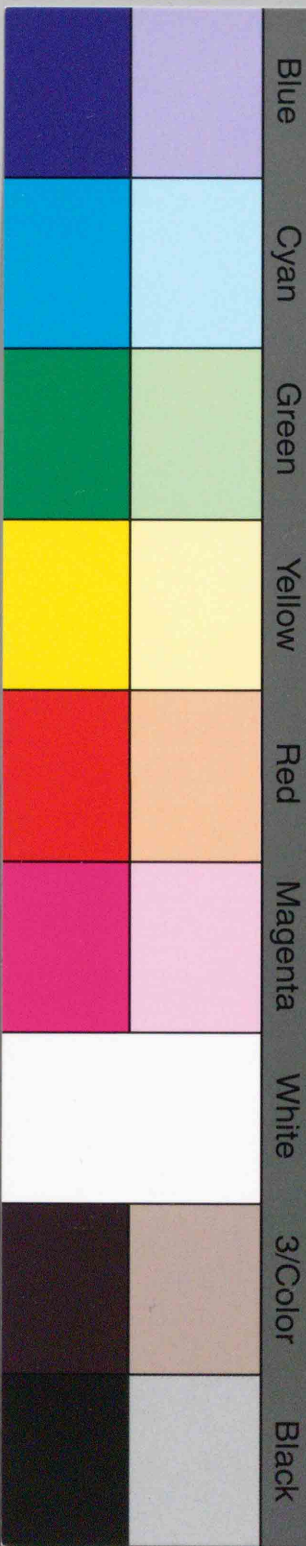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4a
820
0A29



資料室

明治廿九年八月十七日  
文部省檢定濟

尋常中學校漢文科生徒用教科書

42  
820  
明29

秋山四郎編

中學漢文讀本

卷之十

東京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十目錄

韓愈

送鄭尚書序

張中丞傳後叙

爭臣論

諱辯

原道

進學解

柳子厚墓誌銘

柳宗元

中學漢文讀本

卷之十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始得西山宴游記  
晉文公問守原議  
封建論  
歐陽脩  
釋秘演詩集序  
上范司諫書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蘇洵  
審勢  
審敵

始得西山宴游記

晉文公問守原議

封建論

歐陽脩

釋秘演詩集序

上范司諫書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蘇洵

審勢

審敵

蘇軾

策略四

潮州韓文公廟碑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蘇轍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曾鞏

范貫之奏議集序

王安石

中華書局影印  
蘇軾詩集卷之十  
蘇軾詩集卷之十  
蘇軾詩集卷之十

讀孟嘗君傳

李斯

諫逐客書

班昭

兄餘年疏

陶潛

歸去來辭

杜牧

阿房宮賦

范仲淹

岳陽樓記

周敦頤

愛蓮說

胡銓

上高宗封事

目錄終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十

秋山四郎編

韓愈

送鄭尚書序

鄭尚書名權字復常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及既至

帕額首飾以紅縞

帕抹額軍容也。守屏謂守候門屏間不敢徑入。

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蹕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塘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

颶同。

薙。芟也。獮。息淺切。

秋田曰獮殺也。

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

鄭權多姬妾。祿薄不能贖。因宦者王守澄求廣州節鎮。非清節者。故文中以廉風之。

此文特著許遠南霽雲事。未曾一字及雷萬春事。雷萬春當作南霽雲。

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

遠後死於偃師。巡子去疾上疏乞削遠官爵。睢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蚍蜉。大蟻也。

因守時之知死。不降。決其被執後必無降賊之理。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

已上詳辯許遠。補李翰所未及。巡遠食盡。括城中婦女老弱食之。當時論者或責以與其食人不若棄城全人之說。故備論之。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

當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賀蘭名進明。時守臨淮。

此段叙南霽雲事。補李翰所未及。

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

全漢書卷之十 南霽雲傳 四



指。指浮圖也。

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  
 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  
 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  
 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  
 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  
 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  
 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  
 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  
 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

欲將。恐倒置。  
 已上二事。愈聞之  
 汗徐問考人者。  
 從張籍聞于嵩語。  
 叙張巡軼事。補李  
 翰所未及。  
 以巡下恐脫薦字。

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  
 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  
 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  
 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  
 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  
 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  
 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  
 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  
 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

已上曾子嵩所言者。

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陽城。字元宗。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李泌言之德宗。召拜諫議大夫。鄙。邊邑也。

恒五六爻。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蠱上九象曰。志可則也。蠱六二象曰。終无尤也。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

有官守者云云。見孟子公孫丑篇。乎上。一本有複出言字。

仕不為貧云云。見孟子萬章篇。

關以木橫持門戶也。柝夜行所擊木也。

委吏。主委積倉廩之吏也。乘田。主六畜之芻牧也。

招舉也。

招舉也。

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

書。周書君陳篇。嘉善也。猷。道也。

宰相下。一本無者字。

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

陽子下。一本無之字。

孜孜同。孜孜勤勉之意。屹屹健貌。孔子也。墨墨子也。突窳也。黔黑也。

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屹屹。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國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後齊侯使人殺國武子。國謂。單襄公曰。立于淫亂之間。而好

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見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

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

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諱辯

二語俱出曲禮。意唐人引之入律也。曲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謂其難避也。嫌名。謂聲音相近。若禹與雨。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藍之類。是也。今

丘與藍也。偏。二名不一諱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文王名昌。周公作詩曰。克昌厥後。孔子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云云。謂若衛桓公名完。昭王瑕。康王之子。此言孫者誤。曾參之父名點。皙其字也。此言名皙亦誤。不諱昔。謂若曰昔者吾友。高祖之祖。名虎。父名昞。太宗名世民。

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濳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

玄宗名隆基。論近代宗名豫機近玄宗名。

論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

原。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由是以下二句。俱指仁義說。韓愈意。

曰。由仁義而之焉。所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已。所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道有君子小人。謂易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德有凶有吉。謂易言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之類。煦煦。小惠貌。子子。孤立貌。老子錯認仁義。故以為小。黃老。黃帝老子也。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謂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

人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為汙也。老者佛者。謂治老佛之道者為學也。

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云云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于人。非佛老可及。

壹溼古通用。壹閉塞也。梗強也。

二語。莊子胠篋篇之語。莊周唱老子者。故韓愈謂今其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十

金華書局影印

言曰。

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甲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

其法指佛老之教而汝也。清淨謂老寂滅謂佛。

其言謂老莊之辭。

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湯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

天常常道也。

中華書局影印

十二

金華書局影印



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

為己之為。作治字解。以下同。

假與格同。至也。

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癡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荀。荀况。揚。揚雄。荀况述孔子之道。著書數萬言。揚雄所撰有法言十三卷。說長。謂立言以明道也。廬其居。改寺觀作民居也。

韓愈才高數黜官。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愈時為國子博士。

峻俊通。

爬羅剔抉。謂搜取人才。刮垢磨光。謂造就人才。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

六藝謂六經。

晷。日景也。兀兀。勞苦也。

補綴緝也。苴。包裹也。謂綴緝包裹備術之罅隙漏孔處。道之幽而隱微。眇而小者。則鋪張而廣大之。

沈浸醲郁。含英咀華。謂深于讀書而得其味。

姚虞姓。妣夏姓。謂虞夏書。周誥。謂周書。大誥。康誥等。殷盤。謂商書。盤庚。佶屈聱牙。艱澁難讀貌。

莊騷。莊子離騷也。同工異曲。謂猶樂之同工而異其曲。

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

調。詩。狼跋其胡。載蹇其尾。胡。老狼額下縣肉也。言進退不得自由也。三年之年。或作為冗散也。處間散之地。而無以自見其治才。山無草木曰童。豁落也。宋。梁也。桷。椽也。櫨。短柱也。侏儒。短椽也。椳。門樞也。闑。門中樞也。扂。戶牡也。楔。門棧也。玉札。以下四者皆貴藥。牛溲以下三者皆賤藥。紆餘。屈曲貌。

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櫨。侏儒。椳。闑。扂。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

踵常途云云。謂逐隊爲博士。剽竊章句以教人。本無他長可取。促促。一作役。財賄。謂祿。班資。謂品秩。前人猶前輩。暗指執政。瑕疵。謂不公不明。杗。櫨。柱。杗。小。椳。大。昌陽。即昌蒲。豨。苓。即猪苓。

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杗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柳子厚墓誌銘

拓跋。後魏姓。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蹕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

崧。石高貌。

蹕。與卓同。

用事者。謂王叔文等。坐貶者非宗元一人。故用二例字。

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

子。謂利息也。

母亦稱曰大人。

御史中丞裴度為禹錫請。詔謂媚奸。

當時宗元交遊中實有此事。故韓愈特感慨而詳及之。

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詔詔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

顧藉。與顧借同。宗元終于柳州刺史。

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

下立字一作重。

盧遵為宗元舅之子故稱舅弟。

室謂塚壙。

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記

慄一作慄。隙。隙同。

茂。草葉盛貌。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

培塿小阜也。

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堙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受原。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卑趙衰。

原。邑名。乃周襄王所賜。不公議於朝。以下四語。正斷晉文之失。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媀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

晉文公受周襄王册命為侯伯。景監秦孝公時宦官弘恭石顯二人。漢元帝時宦官譏殺蕭望之者。一本無上問字。又一本作問雖失問。舉非失舉也。許世子止見左傳。昭公十九年趙盾見宣公二年。

疆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

勢字為一篇主腦。非聖人意。即是勢。榛榛梗穢貌。狃狃羣走貌。物謂衣食之類。

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



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

以上原封建所由始。見勢不得不然。以下實指封建廢置之得失。

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

魯武公以二子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後魯人殺戲。立括之子。

問鼎。見左傳宣三年。中肩。見桓五年。凡伯。見隱七年。長弘。見哀三年。

蓋古戾字。

周室東遷。秦始列爲諸侯。故曰後封。

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十一  
漢書卷之十一

怨一作恐

見漢變秦制之失

無叛吏無叛郡無

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

叛州。總見變封建為郡縣之為良法。前排四代。示利害之門。此設三難破庸人之論。

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

天子之制  
諸侯之制  
守宰  
假王

二十二

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

田叔薦孟舒馮唐救魏尚

締結不解也。

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

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

將欲不

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歐陽脩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

當世之賢豪。指在位及求仕者。

山學漢文讀本  
卷之十

金湖堂書齋  
五會前

浮屠僧也。

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唸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

肱發也。

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絕。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岠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范仲淹。字希文。

進奏院。掌受詔勅。

及三省諸官符牒。  
頒于諸路。

鴻臚寺卿。掌四夷  
朝貢等。光祿寺卿。  
掌祭祀朝會等。

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

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

唐德宗朝。裴延齡等以姦佞進用。大臣陸贄等咸遭枉黜。無敢救者。陽城乃上疏論延齡姦

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

佞。陸贄等無罪。德宗大怒。將罪城時。順宗在東宮。開解之。城賴之獲免。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白麻者。任將相制書也。

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

讜言善言也。

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

昌言美言也。

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辨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問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



中學漢文讀本  
卷之十  
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驅。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懇。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

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朔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戊申四月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

中學漢文讀本 卷之十 金溪堂書院藏

汨。亂也。

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其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蘇顯當世。實欒城人。以官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當一作唐。

蘇洵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

司馬遷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般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

中學漢文讀本 卷之十 三十一 金溪堂書院藏

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

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

亢極也。

陰而授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爲陰。與己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疆。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逐。各固其國。以相侵伐。而其上之人卒

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疆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疆政濟疆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

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以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疆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爲怒也。若此

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疆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疆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疆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疆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

威王之事。見史記  
田敬仲世家。

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疆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

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尙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世。事誠無便於尙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

紂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火中名曰炮烙之刑又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經耐寒所而視之

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

狐偃。趙衰。先軫。魏犇。

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

其未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昔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

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

後晉高祖石敬瑭。賴契丹得國。事之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帝爲父皇帝。割燕雲十六州獻之。契丹其後改國。



號曰遼。

宋景德元年。遼兵入寇。真宗破之澶州。尋定和議。

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

狺。語斤反。犬吠聲。

虺。蛇屬。

虺。俗蛇字。

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

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

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無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

中華書局影印

金華堂書

韓信。彭越。黥布。虛縮。

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

容與。開通貌。

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縮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罪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

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己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疆。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十

三十九

金華堂書

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

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脇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爲疑兵。以臨吾

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

沈德潛曰：勿賂主戰，一篇大旨。敵之所以要我，與我之所以待敵，一曲中其情。所料者契丹，而後日金人愚宋之術，已預見其肺腑矣。上匹賈生治安策，夫何愧焉。

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隣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蘇軾

策略四

開頭揭破大旨以下發明。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

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閉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為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

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趨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于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夫使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踊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

不偏不倚  
中無過不及  
庸不易之謂庸

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

鄉原見孟子盡心章句下。

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為跼蹐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

者獯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獯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獯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

詩大雅。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甫。即呂侯也。申。申伯也。



莊子傳說乘東維  
騎箕尾而比于列  
星

張良陳平孟賁夏  
育張儀蘇秦

房玄齡杜如晦姚  
崇宋璟

八代東漢魏晉宋  
齊梁陳隋  
犯人主之怒指諫

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  
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  
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  
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  
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  
東漢以來道喪文敝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  
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  
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  
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  
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佛骨奪三軍之帥  
指諭王廷濂

愈謁衡山南嶽廟  
作詩開衡山之雲  
云

不能回憲宗之惑  
謂貶潮州  
憲宗欲復用愈皇  
甫鍾李逢吉沮害  
之

齊民齊等之民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  
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  
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  
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鍾李  
逢吉之謗能信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  
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  
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  
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  
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

口是實文讀本  
卷之十  
四十五  
金港堂書齋朱氏會社

鬼神精氣蒸上處。  
是蒸蒿使人精神  
悚然。是悽愴。  
公昔三句言愈之  
文章自天而成。顯

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  
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  
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  
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懼趨之。卜地於州城之  
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  
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  
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  
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煮蒿悽愴。若或見之。  
辟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  
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

然二句言愈從天  
而降。爲一代詞章  
之宗。西游二句言  
愈光被四表。而爲  
民物之所瞻仰。追  
逐三句言愈之文  
章道德大莫能及。  
作書三句言愈請  
潮及所經歷祝融  
二句言愈之德足  
以感神威。足以服  
物。鈞天二句言愈  
沒仍歸帝旁。性  
二句言廟中陳祭  
之品。公不少留二  
句言愈在天之靈。  
庶幾一來此廟。

書其事於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  
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  
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  
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曝  
牲雞卜羞我觴。於餐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翩然被髮下大荒。

前赤壁賦

斗牛星宿名。

一葦謂小舟也。衛風。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道家飛昇遐舉謂之羽化。

舟中前推曰棹。後推曰棹。搖槳曰擊。月在水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美人謂同朝君子。此賦眷眷不忘朝廷之意。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

簫之無底者。謂洞簫。

嫋嫋。細而不絕也。嫠婦。寡婦也。

月明星稀。鳥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此歌喻客子無所依託。孟德曹操字周郎。周瑜也。醜酌酒也。顰。矛屬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

扁舟。小舟也。蜉蝣。小蟲。朝生暮死。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于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

莊子德充符篇。自其異者而賦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賦之。萬物皆一也。此段所本。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賦在黃州。寓居臨臯亭。就東坡築雪堂。堂大雪中為之。故名。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復字與復遊之復字相應。識認也。言後遊距前遊。僅三月耳。水落如此。非復萬頃茫然之景。與前遊之江山不相識認也。蒙茸。謂草木叢茂。虎豹。石類虎豹之狀者。蚪龍。古木類。

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蚪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

蚪龍者。鵠屬。馮夷水神。

也。疇。發聲也。昔猶前也。

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憂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蘇轍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

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於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閤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為陛下參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

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

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

制置三司條例司  
掌經畫邦計。議變  
舊法。以通天下之  
利。  
常平。制貨物低昂。  
使常得其平也。

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讎。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揀兵并營。三出而為出錢雇

青苗法。貸民以錢。  
令出息二分。春散。  
秋歛也。  
保甲。籍鄉村之民。  
二丁取一。十家名  
保。保丁皆授以弓  
弩。教之戰陣。  
禮記曲禮。天子當  
寧而立。註。門內屏  
外。人君視朝。所寧  
立處。

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怒。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當寧大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并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為怨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為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

多出金幣。豫書誥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

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

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隣國矣。夫犯兵侮隣。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



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悍之民。奮爲羣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

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

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  
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  
憂樂。爲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  
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  
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  
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  
陛下察之。

曾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剗。剗切也。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  
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已後。  
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  
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  
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剗計慮。  
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  
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  
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  
踰時。或至於其後卒從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  
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

元元民也。

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袤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

表不正也。

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為公之墓誌銘云。

王安石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

孟嘗君傳見史記。

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 李斯

李斯。楚上蔡人也。西入秦。說秦王。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秦王從之。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秦王遂除逐客之令。復斯官。後為丞相。

### 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

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併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疎士而不用。是

六國約從。以制秦。張儀以游說而散其從。使六國皆西向以事秦。

隨和。隨侯珠。卞和璧。明月珠。光如明月者。太阿。良劍名。織離。良馬名。翠鳳。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鼉皮可冒鼓。

馱。良馬也。

下陳。猶後列也。

宛珠。宛地之珠。飾于簪上也。璣珠。之角者。附著于耳環也。阿。齊國東阿縣。繒之精白者曰繒。

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强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鳴

飾。領絲也。韶虞。舜樂。武象。周樂。

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

業諸侯。謂與諸侯立功業。

內既無賢。曾往事他國。而樹怨于外也。

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班昭

後漢班昭。超之妹也。爲曹壽妻。有節行。兄固作漢書。未竟而卒。和帝詔昭踵成之。數召入宮。皇后以下師事焉。是時。兄超久在西域不還。昭上疏乞超餘年。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句兄餘年疏

漢明帝崩。焉耆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夷傷也。

不仁。猶不遂也。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効。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

諭。遙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况于人乎。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

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遣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

汔其也。趙母謂趙括之母。事見第七卷廉頗。藺相如傳。衛姬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與管仲謀伐衛。夫人請衛之罪。終不伐。事見列女傳。

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癡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陶潛

晉陶潛。字淵明。潯陽人。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因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嘗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以遂其志。自以曾祖陶侃為晉宰輔。耻屈身後代。自劉裕擅國。不復肯仕。與其妻共耕。觴詠自娛。至宋文帝時沒。世號靖節先生。

歸去來辭

燕。穢也。胡不歸以上。自斷之詞。獨悲以上。自責之詞。昨非以上。自悔之詞。熹微。光未明也。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柯樹枝也。岫。舉也。山有穴曰岫。景。日影也。翳翳。漸陰也。盤桓。不進也。再言歸去來者。既歸矣。又不絕交遊。即不如不歸之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

鳴。田也。巾車。有幕之車。窈窕。長深貌。欣欣。春色貌。涓涓。泉流貌。休。謂死也。言感吾人生行將死也。悉心。謂委付心於自然也。任去留。謂從性命之去留。謂帝鄉仙都也。皇田也。

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杜牧

唐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官僅至刺史。其將卒也。自為墓誌。悉取平生所為文章焚之。牧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



別杜甫。

### 阿房宮賦

六王謂燕趙韓魏齊楚六王。蜀山木盡。阿房宮成。兀高而上平也。簷牙尖彎若牙。高聳如鳥之喙。鉤心指廊腰。鬪角指簷牙。盤盤盤環貌。困困輪困屈曲貌。轟高起貌。落簷滴也。言瓦縫參差。水溜無數。以長橋比龍。以複道比虹。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轟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

妃嬪媵嬙。六國宮女。王子皇孫。六國公族。熒熒。光明貌。擾擾。亂貌。輦。車聲。始皇在位三十六年。有終其身而不得一見者。收藏經營精美。指下金玉等言。取掠六國之君奪其國人之所有也。鎔。釜屬。礪。小石。遷。運。連接也。

上林賦。磷磷爛爛。註。玉石符采映輝。

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輦輦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鑪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夫。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鑄錙。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

也。九土九州之土。

獨夫指秦始皇。戍卒乃陳勝吳廣也。一呼而人響應。函谷舉謂沛公將兵入關中也。楚人一炬謂項羽焚秦宮室也。

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范仲淹

宋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少有大志。嘗自稱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歷官至參知政事。卒贈兵部尚書。謚文正。

岳陽樓記

慶曆宋仁宗年號。

浩浩。大水貌。湯湯。波動之狀。

巫峽。山名。瀟湘。二水名。遷客。遷謫之客也。騷人。即詩人。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

檝楫同。

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瀟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

斯人。指古仁人。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 周敦頤

宋周敦頤。字茂叔。道州濂溪人。博學力行。闡道早。嘗著通書及太極圖說。以探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歷任縣令州佐。所至有治績。熙寧中。遷知南康軍而卒。追封道國公。謚元。

###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

林西仲曰。濂溪得千聖不傳之緒。所作愛蓮說。實借題自寫其所學耳。

又曰辨愛之品。不明言軒輊。淡永可味。

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 胡銓

宋胡銓。字邦衡。廬陵人。自號澹菴。仕爲樞密院編脩官。初金人南侵。虜徽宗欽宗二帝。高宗即位。連戰不利。宰臣秦檜主和。高宗聞金使以詔諭爲名。心不自安。詔群臣議和好得失。直學士院孫開等二十四人。皆極言不可和。銓亦抗疏排和議。秦檜怒。謫銓廣州。

### 上高宗封事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

誘致虜使。謂蕭者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借倫來。金人以中原之地與劉豫。冊爲齊帝。後廢之。遷於臨潢。

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鑿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

梓宮。徽宗之柩也。太后。章太后也。淵聖。欽宗尊號也。

梓宮之殿。與此殿無異。金人見中原之盛。皆驚。故曰。金人見中原之盛。皆驚。故曰。梓宮之殿。與此殿無異。

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

間關。猶言崎嶇展轉也。

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大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

後晉高祖石敬瑭。上表稱臣於契丹。借其兵遂滅後唐。契丹太宗立敬瑭為晉帝。

食倫之肉。謗議洵洵。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

鷓街。漢時長安街名。蠻夷邸所在。朱熹曰。胡濙菴此書。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鷓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十終

此書之出版，實為我國教育界之一大幸也。其內容之豐富，取材之精確，均足以供學者之參考。且其編排之體裁，亦極其整齊，誠為目前最完善之讀本也。凡我同胞，幸勿失此良機，宜速購一冊，以資研讀。此書之出版，實為我國教育界之一大幸也。其內容之豐富，取材之精確，均足以供學者之參考。且其編排之體裁，亦極其整齊，誠為目前最完善之讀本也。凡我同胞，幸勿失此良機，宜速購一冊，以資研讀。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十終

自一至四。明治廿七年八月二十日印  
 自五至十。明治廿八年三月十日印  
 全 部 明治廿九年七月廿八日訂正再版印刷

壹 冊 定價 金貳拾五錢

中學漢文讀本



著 者 東京市麴町區永田町二丁目廿八番地 秋 山 四 郎

印 發 者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十七番地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代 表 者 東京市下谷區龍泉寺町四百十番地 右社長 原 亮 三 郎

賣 捌 所 各府縣特約販賣所

●●● 中學漢文讀本初一步字解 全一冊 定價 金八錢

●●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一字解 全一冊 定價 金拾錢

●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二字解 全一冊 定價 金拾錢

大正  
 郵券

